

“福利国家”与美国现实

傅 殷 才

当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论广泛流行。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活动。一大批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希克斯(J·R·Hicks)、萨缪尔森(P·A·Samuelson)、托宾(J·Tobin)等人,都大肆鼓吹福利国家论,宣称美国已经是所谓全民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美国果真是福利国家吗?

(一)

所谓“福利国家”之说,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德国官房学^①家尤士提就写了两卷本的《国家权力和福利的基础》(1760~1761年)。他把封建君主所实行的经济政策说成是为了普遍臣民的利益,为封建国家干涉政策和臣民服从普鲁士容克贵族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尤士提的上述福利国家思想,鼓吹社会改良,崇拜普鲁士国家的作用,主张通过赋税政策实行所谓财富重分配,把俾士麦搞的国营称之为“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国家不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实现个人所不能实现的一切目标的器官,凡是国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措施,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他们主张国家采取促进文化,改善公共卫生,保护老、幼、贫、病,保护工人安全等措施,并赞扬德意志帝国为整个社会谋利益。

但是,福利国家思想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它的流行和泛滥主要是在福利经济学开始盛行起来以后。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福利标准和福利政策的论述,为福利国家论提供了某些论据。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ak)就曾经指出:“在英国,庇古和他的学派所提供的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对于‘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采用起了促进作用。”^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以后,凯恩斯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趋于兴盛,进而达到高潮,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的许多原理,特别是“充分就业”理论和政策,也就成了“福利国家”的内容,甚至是它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和加剧的最尖锐的表现之一,福利国家论者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能不把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福利国家论的广泛流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英国工党正式提出“福利国家”口号,当时工党首领艾德礼吹嘘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论就在资本主义世界广为传播。在美国,从五十年代起,才开始鼓吹“福利国家”,因为在三十年代以前,根本谈不上举办什么公共福利,在三十年代以后举办的也微不足道,从四十年代起,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才开始宣传所谓“混合经济”或“福利国家”。经过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者汉森(A·Hansen),萨缪尔森,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等人著书立说,大肆宣传,福利国家论在美国喧腾起来。

什么叫福利国家呢?吹得天花乱坠的福利国家政策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呢?按照福利国家论鼓吹者的观点,“福利国家”的特征和实质是:对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劳动者的再分配;没收(通过赋税制度)富人的部分收入转交给穷人,因而各阶层居民收入均等化;消灭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消灭物质方面无保障、匮乏、贫穷等现象;达到“充分就业”,等等。实质上,这一理论是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其社会经济政策的工具,旨在削弱工人运动,磨灭其斗争精神,企图把工人阶级“统一”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强使它接受“利益共同性”、“社会伙伴”思想,使工人产生一种幻想,似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可以依靠福利国家来实现。从下面几部分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福利国家”云云,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取的某些政策而已。

(二)

现代福利国家的鼓吹者把“收入均等化”看作是“福利国家”的重要标志。他们把通过对不同收入阶级的赋税差别而实现的任何收入的再分配,包括在福利国家活动之内,并且认为,通过各种课税,各阶级收入分配已经更为“均等化”了。萨缪尔森甚至断言,“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具有把收入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的倾向。”^③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说:“美国的个人收入分配正趋向于更加平等,高收入阶层正让位于其他收入阶层……出现这种趋势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实行了累进税和福利政策的发展。”^④

同萨缪尔森等人的论断相反,各阶级收入分配的材料,恰恰证明了“收入均等化”、“贫富悬殊消失论”的破产。甚至加尔布雷思在他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这一名作中,也不得不援引罗贝这样一段话:“在五十年代大受赞颂的,认为足以使不均衡现象在经济发展中从此绝迹的‘收入革命’,结果并没有发生。”^⑤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已而公开承认,“在美国,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公平,特别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贫民窟。”^⑥

大量事实和统计材料表明,美国贫富悬殊的现象,不是趋向缓和,而是更加严重了。根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兰甫曼的统计,占美国人口1%的最大富豪,在1929年到1949年间所占全部国民个人财富的份额有的上升,有的下降。但自1949年以后,他们所占的份额却不断增加。1949年占20%,1953年增至24.2%,1956年又增至26%。最近20多年来,美国社会鸿沟更加突出。据美国《幸福》杂志透露,1981年美国有十万名百万富翁,一百五十五名亿万富翁。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穷奢极侈的生活,例如,佐治亚州木材大王霍华特拥有一所极豪华的别墅,其陈设“犹如帝王宫殿一般,房间无数,仅洗澡间就有二十多间,洗手间也有十八个之多”;加利福尼亚州亿万富翁桔子汁公司大老板波斯特,“拥有七处别墅,雇用仆人之多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他“养了四十只狗和二十只猫,有二十个仆人专门照料它们。”另一方面,美国有大量劳动人民生活线以下,他们不够吃,不够穿,家庭生活很困难,有的甚至聚在上述别墅周围,等待这些阔佬宴会结束,“以便在别墅周围的垃圾桶里捡些阔佬们吃剩的面包、饮料、罐头和香肠带回家给自己的亲属填肚皮。”可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写照呵!

根据1971年《美国统计摘要》数字计算,美国制造业工人所创造的价值,1969年是1947年的3.42倍;然而他们所得工资在其创造的价值总额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小,1947年为41%,

1969年则下降为31%。从下列《1950—1977年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在1950年到1977年的长时期内，60%的人口，收入合计大都不到国民收入的30%，只有少数几年约略超过30%，而20%的人口，却占有国民收入的41.5%。无怪乎萨缪尔森也只得写道：“我们具有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的人口得到大致三分之一的全美国收入，他们持有的财产占全美国财富半数以上。虽然具有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的人口所欠的债比他们所持有的财产要大(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具有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的人口在七十年代中期拥有全美国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⑦

1950—1977年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统计表
(每级占全部人口的1/5)

收入级别	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1950年	1955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最低级	4.5	4.8	4.8	5.2	5.4	5.4	5.4	5.2
第二级	12.0	12.3	12.2	12.2	12.2	11.8	11.8	11.6
第三级	17.4	17.8	17.8	17.8	17.6	17.6	17.6	17.5
第四级	23.4	23.7	24.0	23.9	23.8	24.1	24.1	24.2
最高级	42.7	41.3	41.3	40.9	40.9	41.1	41.1	41.5
最高的5%	17.3	16.4	15.9	15.5	15.6	15.5	15.6	15.7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79年版，第452页第741表。

1977年美国家庭货币收入统计表

收入级别	家庭数 (单位：千)	占家庭数的百分比
2,000美元以下	1,134	2.0
2,000—2,999美元	920	1.6
3,000—3,999美元	1,533	2.7
4,000—4,999美元	1,756	3.0
5,000—5,999美元	2,031	3.5
6,000—6,999美元	2,116	3.7
7,000—9,999美元	6,234	10.9
10,000—14,999美元	10,552	18.5
15,000—24,999美元	18,129	31.7
25,000—49,999美元	11,326	19.8
50,000美元以上	1,482	2.6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79年版，第451页第739表。

在《美国家庭货币收入统计表》中，美国贫富悬殊现象更为明显。美国劳工部估计，1977年秋季中等收入的城市四口之家的生活费用为17,106美元；美国官方制定的非农业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为6,191美元。可见，这一年(1977年)，半数以上的家庭生活水平在中等水平以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达739万多户，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八以上，平均每八个家庭就有一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应当指出，上述家庭收入统计具有很大欺骗性，掩盖了美国家庭收入悬殊的严重程度。因为在2,000美元以下这一栏中，有穷得只有1,000美元甚至500美元以下收入的家庭，而在50,000美元以上的一栏中，大垄断资本家的收入高得惊人(骇人听闻的利润利息除外)，如国际石油垄断财团“七姊妹”中埃克森董事长贾

美臣1974年年薪达67.9万美元，美孚董事长华纳的年薪达59.6万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哈罗德·吉宁每年所得近80万美元。这些人比普通工人的年收入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美国低收入阶层同高收入阶层实有天渊之别，可是，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仍然喋喋不休谈论什么“收入均等化”，这表明，他们为了替垄断资产阶级辩护，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上述材料无可争辩地证明，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用累进税使财富和收入得以均等化，完全是一种骗人的伎俩。既然物质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形式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人民大众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无论实行什么累进税，都不可能使收入均等化，因为赋税制度的社会内容及其性质和实际效果，都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赋税制度是为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⑥资产阶级总是想尽各种办法（直接的和间接的）把税收负担加在劳动人民身上，而绝不是“把收入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

（三）

所谓“社会福利”，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的“福利国家”的另一重要标志。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卫生保健、家庭补助、养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社会服务和设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有了这些，就能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人就能享受相当好的物质生活。他们甚至宣称，“所有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都已成了“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而政府越来越多地提供服务”的“福利国家”。然而，这些论断不仅是夸张的，而且是十分虚伪的。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范围和数额，远不能满足工人群众生活的迫切要求，大批失业者、残废者、老人、孤儿、病人等都领不到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救济金。在美国，还始终没有国家办的疾病保障机构，生一场病就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在财政上的破产。一般美国人对社会保险越来越不满意，工人抱怨他们的工资税不断提高，或者说他们退休时拿到的钱不如当初交付工资税时那么值钱；老年人诉说，他们的年金不足以糊口；妇女们则说，社会保险计划对她们是不公平的。

的确，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福利，并未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保障，就拿失业救济来说吧：失业工人领取补助金要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在美国，约四分之一的职工（如农业工人、家务雇工、一些小企业雇工）不属失业补助范围之内；在失业补助以内的，合乎条件的也只不过二分之一，而且补助金额很小。据官方统计：1950年美国每个领取补助的失业工人，平均每周补助金额20.76美元，1961年每周32.82美元，1971年每周55.82美元。不足普通生活费的一半。随着物价上涨，补助金虽有所增加，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领取补助金有一定的期限，各州规定不同，只能领九周至三十六周不等。在存在经常大批失业工人的情况下，领不到失业补助金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失业工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刊登广告：“出售，供移植的一个人眼睛，售价5000美元或者是最高的出价。”为了抵偿债务，免于挨饿，竟出售自己眼睛的这种惨象，不啻对资本主义的有力控诉，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深刻揭露。领完失业补助尚未找到工作者，只得乞求公共救济。其金额更少得可怜，一般不到失业补助的一半，不敷普通生活费的二十分之一。领取救济者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甚至发放救济的官员也承认：“这些人在慢慢饿死的过程中。”

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如此菲薄，这是有其深刻社会经济根源的。列宁早已指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所遵循的不是逻辑，不是常识，而是赤裸裸的贪欲”，它们在社会福利方面，关心的是“少花钱，而不是使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⑦应当指出，连这么一点社会福利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而决不是垄断资本家大发慈悲。

其次，工人享有的部分社会保险和福利设施，实质上是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商品，所不

美国劳动者交纳的各种税款与国家
“社会福利”支出的对比
(单位: 亿美元)

	1946 年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77 年
国家“社会福利”支出	126	235	523	1,459	3,623
转移支付额	113	154	289	803	2,327
必要产品扣除额	234	272	457	1,510	

资料来源: 1942—1971年《美国统计摘要》; 1979年
《美国统计摘要》, 第325页第520表。

得不支付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 不过是一种间接工资或工资的转化形态, 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以劳动力价值的新形式。这些社会福利资金是通过纳税和通货膨胀等方式, 从工人阶级自己口袋里掏出的, 而且负担越来越重。人们已经普遍认为, “社会福利越多, 自己可支配的钱就越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惯于引用国家社会福利支出的绝对数字及其增长速度, 来散布资产阶级国家关心人民福利的幻想。诚然, 如左表的材料所表明的, 在美国, 1970年国家(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福利支出达1,459亿美元, 其中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 即社会

保险、失业补助和救济金为803亿美元, 比1946年相应增加十倍和七倍以上。如以1977年同1970年相比, 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也增加一倍多。但是, 问题在于: 国家社会福利支出的资金从何而来, 只要把劳动者所得到的福利同他们所缴纳的工资税、间接税和社会保险费(三者合计为必要产品扣除额)加以对比, 就真相大白了。

1970年美国职工工资税为774亿美元, 间接税为456亿美元(只计算劳动者的), 社会保险费为280亿美元, 就是说, 劳动者的必要产品扣除额总共为1,510亿美元, 比国家支付的社会福利费多51亿美元(或多4%), 比转移支付多707亿美元(或多88%)。再就1977年来看, 工资税为1,447亿美元, 社会保险费为861亿美元, 仅此两项(间接税未计算出来)就足够抵偿“转移支付”了。

社会福利支出, 其中如文化教育, 保健卫生, 住房建筑、农产品价格补贴等等, 是提供给全体居民, 不止是劳动者的, 即使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全部为劳动者所得, 必要产品扣除额弥补这一开支还绰绰有余。上表所引材料, 不仅确凿地证明, 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是靠劳动者的必要产品实现的, 完全是用劳动者自己的钱支付的; 而且还表明, 战后以来, 必要产品扣除额比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高出一倍以上, 个别年份甚至高达二倍, 这就是说, 劳动者从社会福利获得1美元, 就不得不缴纳2—3美元的各种税款和社会保险费。

还应当指出, 对比必要产品扣除额和国家社会福利支出, 虽然是很有教益的, 但只是大致表明劳动者对国家的贡献和从国家所得到的。其所以是“大致”的, 这是因为, 把构成“社会福利”的社会服务如住房建筑、学校、医院等等, 看作是国家向劳动者提供的社会服务,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正确的, 但不应当忘记, 国家提供的这些服务, 不是免费的, 而是要付钱的。

事实上, 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部分预算收入为垄断资产阶级所攫取, 正如美国理查德·德隆在为卡内基儿童理事会写的一本名叫《暗淡的前途》的书中指出的: “联邦的钱……流入富人腰包的比用于穷人福利计划的费用多十五倍。”

(四)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关心全民福利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和措

施，实行这一政策，就能有效控制就业水平，稳定国民经济，增加生产。罗斯托（W·W·Rostow）甚至说：“凯恩斯已为自己规定了击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趋势的预测任务，并已获得了很大的胜利。”^⑧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第9、10、11各版）中不再有“非自愿失业”、“有效需求不足”等词汇，硬说“富裕中的贫困”已经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

但实际上，失业问题始终是美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甚至历届美国总统都是无法否认的。肯尼迪曾经招认：“失业问题是美国的头号问题”。约翰逊说：“我对失业人数一直很多是不满意的”。尼克松政府承认：美国“（失业）比率太高了”。福特政府宣布：“失业人数将继续增加。”果然，在卡特任内，失业人数有增无已：1978年失业人数为604.7万，失业率为6%；1980年相应为744.8万，7.1%；1981年1月为784.7万，7.4%。里根上台，推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的经济紧缩政策，失业人数势必增加，1981年12月的失业率已上升到8.9%，失业人数已超过了950万。

必须指出，资产阶级的统计远远没有反映出美国失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杜博夫就指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官方失业数字存在两大缺点：（1）失业统计不包括那些非自愿缩短工时或减少工作日而造成的半失业状况；（2）不包括那些因无法找到工作或保住饭碗而丧失希望并放弃觅职的人，即所谓“失望工人”或“隐蔽的失业者”。据杜博夫估算，如果把半失业人数按全失业的标准折算加入到失业人数中去，那么美国在1975年的失业率高达10.9%至11.2%（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8.5%），1976年的失业率则在9.8%至10.0%（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7.7%）之间。^⑩至于所谓“失望工人”，据报道，1980年第一季度有一百万之多。可见，美国失业问题何等严重！

由于经常大量失业的存在，造成美国社会严重不安。正如美国就业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尔所承认的：“在我们的时代，没有讲过的故事之一就是人们在失业之后垮下来的情况。许多被解雇的行政人员中，离婚率高达75%。他们喝酒、吸毒、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而患病。自杀率是很高的。”^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想些办法扩大就业，而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大唱赞歌，美其名曰“福利措施”，似乎美国成了“全民福利国家”。实际上，所谓“充分就业”政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据美国劳工部估计，为了比较完满地解决美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必须创造1,93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显然，这对于美国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而且，所谓“充分就业”政策绝不是为了保障工人阶级的生活，因为它的提出和制定，都服从于垄断资本的利益，其核心内容无不以降低工人实际工资为前提，加深无产阶级贫困化。

（五）

上述美国现实情况已经足够表明，美国并非福利国家。这个国家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而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则远不是什么乐园，他们经常处于艰难竭蹶之中。所谓福利国家论，是用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用“福利国家”这个欺骗性口号来腐蚀人民群众的思想，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对抗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早已为现实所驳倒。近来，它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的理论和资产阶级政府自己的政策所否定了。

近年来，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慑于人们提高社会福利的要求，提出了“福利相对性”概

念,强调社会福利是一个既无实际意义,又无实现可能的幻觉。例如,著名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A·Easterlin)、米商(E·J·Mishan)等都认为,象美国这样的“丰裕社会”,人们不仅关心他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而且更关心他们的相对收入,即他们本人在社会收入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米商甚至认为会出现这样一种极端情况:“一个人宁肯在其他人的收入减少10%的前提下,把自己的收入减低5%,而不愿意大家的收入都增加25%。”^⑩在他们看来,一切旨在改善劳动人民处境的措施都是不必要的。他们既否定“收入均等化”措施,又否定普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意义,散布任何变革都不可能增进福利的观点,实际上取消了福利国家理论。

美国里根政府,信奉供应学派理论,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为了从供给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不得不大砍联邦政府开支,在被削减的83个项目中,从失业补助金到食品券,从学生贷学金到铁路和邮政津贴,涉及范围甚广,受损失者大都是穷人。关于这一点,“劳联—产联”散发的一份材料就指出,里根在预算方案中大砍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到1984年将使工人、儿童、学生、老人和病人共受到2,104亿美元的损失。实际上,里根政府把历届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事业大部分砍掉了,福利国家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因此,美国《时代》杂志哀叹:“如今,福利政策的成就第一次受到了威胁”。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也不得不说:“我们不会让他们把我们多年建立的福利计划撕得粉碎。”

美国这个号称最丰裕的国家,同一些贫困的国家相比,穷人的比例当然要小得多,贫困的程度也低得多,但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社会保险制度岌岌可危,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贫困现象又在急剧发展,穷人的生活更加困难,许多人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精神苦闷,前途渺茫,生活没有意义,以消极形式来表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颓废堕落、凶杀恐怖、酗酒、吸毒、迷信等等。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对美国“福利国家”的莫大讽刺吗?

注释:

① 官房学系十八世纪中叶在德奥流行的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

② 哈耶克:《自由的宪法》,1962年版,第502页。

③⑦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50、123页。

④⑧ [美]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0、337页。

⑤ 加尔布雷恩:《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⑨ 《列宁文稿》第1卷,第128页。

⑩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79页。

⑪ [美]理查德·杜博夫:《美国的失业问题》,见《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4期,第21—22页。

⑫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9年3月12日。

⑬ 米商:《增长和反增长:问题何在?》,载《宏观经济文选:当前政策问题》,1974年纽约版,第469